

算井子戍边人的故事

小张说他们一直坚守下来的意义,那就是守护我们的国土,守护这片土地上的百姓。后来,大家就想到了竖一块碑,刻上“生命禁区的守望”几个字。这份守望,也是“最远最苦最忠诚、爱党爱边爱牧民”的算井子边境派出所的戍边传统。



李国维

我们谈到了营区附近的大红山,那是算井子戍边人的精神高地。凡是来到算井子戍边的人都会登上它,用石块摆出自己的名字放在大红山顶。每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感人的戍边故事。你的名字摆上去了吗?我问小张。他点点头。我们还聊起了派出所的小狗。小张在算井子时,所里有两只小狗。它们是大家忠诚的朋友。战友们逗它们玩,和它们说话,它们和战友们一起吃饭,一同巡边。早晨出操时,战友们从营区跑到信号塔,再折返回来,小狗们就跟着队伍一起跑。周末去爬大红山,它们也常常在前面开路。

几年过去了,讲起这些来,小张依然充满感情。聊着聊着,就聊到了家庭。之前在算井子时,小张曾谈过一次恋爱。但在算井子谈恋爱太辛苦了,当时手机网络信号很不稳定,也不通邮,联系一次都非常困难,更别说见面了。女孩最后还是选择了分手。小张不怪她,他说,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活的权利。

谈及现在的爱人,小张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。爱人是经人介绍认识的,生在天津长在天津,是典型的城市姑娘,选择小张是需要勇气的。一名右耳失聪的戍边民警,给了她太多物质享受,甚至连正装的陪伴都无法做到。起初她的父母也不看好女儿的选择,她对父母说,即使小张一辈子戍边回不来,她也绝不放弃。她的坚持不但感动了小张,也感动了自己的父母,老人最终尊重了女儿的选择。婚后怀孕了,她忍受着孕期的不适,既要忙工作,还担负起照顾双方父母的家庭重任,却毫无怨言。对于小张而言,他也特别感激爱人、珍惜今天的幸福。

听到这里,我感慨,归队后离家又远了。小张却说,自己已经很知足,很感谢组织了。借调到这里来,来看她时带来的,她觉得好吃,就一直给民警孩子留着。第二年战友回家探亲时,专门买了两袋枇杷,千里迢迢背到算井子。长途颠簸加上天气原因坏了不少,但所里每个人都吃上了罕见的南方水果。然而,大家也只是尝了尝鲜,等到下乡走访时,又把枇杷带给了辖区牧民。一辈子都没有走出黑戈壁的乡亲们,非常开心。

因此,小张对枇杷有种特别的感觉。每次在北京的超市里看到它,就会联想到算井子。在派出所的办公室和辖区牧民的蒙古包里,都曾经弥漫过枇杷的香味。那香味留在他的记忆里,成为他算井子记忆珍贵的一部分。

小张问我,有没有注意到去往派出所的路边,有一块刻着“生命禁区的守望”7个大字的石头。我点点头,当然注意到了,那是算井子点名的地方,当然注意到了,那是算井子军人的精神地标之一。我们还曾停下来拍照留念。小张的眼睛一亮,兴奋地说,那是2016年他在所里时和战友们一起立的,他们找石头、刻字、搬运、装饰,忙活了好几个月。当年撤乡并镇时,上级部门曾想撤掉派出所。牧民们得知这个消息后联名写信,最后留下了派出所,把民警们留在了身边。

小张问我,有没有注意到去往派出所的路边,有一块刻着“生命禁区的守望”7个大字的石头。我点点头,当然注意到了,那是算井子点名的地方,当然注意到了,那是算井子军人的精神地标之一。我们还曾停下来拍照留念。小张的眼睛一亮,兴奋地说,那是2016年他在所里时和战友们一起立的,他们找石头、刻字、搬运、装饰,忙活了好几个月。当年撤乡并镇时,上级部门曾想撤掉派出所。牧民们得知这个消息后联名写信,最后留下了派出所,把民警们留在了身边。

小张与我告别。我捧着那6个金灿灿的枇杷,转身来到隔壁的大办公室,向刚入职的年轻同事们,讲述起由这6个枇杷引出的算井子戍边人的故事。(原载2022年7月13日《人民日报》)

苕苕草

李国维

不能改其色,始终保持笔直的姿态和纯净的颜色。它的叶子苗条婀娜,绕主干舞姿婆娑,如果猥亵之手去亲近纠缠,它身体的另一面可都是尖刺,粗鲁的撕扯定会让你皮开肉绽。它圆锥的花穗小巧但不艳丽,朴实无华,从不招蜂惹蝶,但对苕苕草家族的繁衍发展功不可没。苕苕草看似苗条单薄,但它健康结实有韧性,生命力极其顽强,集体力量极其强大。风吹不倒,沙打不折,干旱酷暑不萎靡低头,盐碱腐蚀还生机蓬发,严寒威逼仍昂首挺胸,大雪覆盖且蓄力萌发,牛羊踏咬尚努力向上。其他植物远走他乡,它却顽强地生存下来,发展起来,且蔚为大观,成为北国一道亮丽风景。

临高远观,苕苕草丛随风律动,节奏协调一致,动作整齐划一,让你联想到阅兵式的方阵、波浪中水分子的融合,近前细察,每一根的高度重量差别很小,即使处于中心地

外公,再见

权蓉

乡里打电话通知,要开一个老党员老干部的会,谁知开会那天,瓢泼大雨,外公竟然还是翻了两三座山去参加了。这件风雨无阻的事后来让我妈知道,又急又气,说七八岁的人了,也不怕摔了。

外公原本就和别人不一样,当年我大学毕业,回家很多人问什么时候结婚,只有外公放下他正卷着的叶子烟,十分严肃地问:你有没有入党?后来我入了党,外公知道后,点头直夸。我有4个舅舅,小时候无意中发

现他们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连起来是“宣传政策”。从此我每次看小说就要找里面兄弟姐妹名字的关联。如果找不到,心里就暗自得意一回,觉得外公机敏无双。

小学珠算课,大家都学得磕磕绊绊,我却已经能用算盘打出“凤凰展翅”。被老师夸奖了几句,美得收不住,缠着外公再教些,这时我妈双眼一瞪:现在谁还用算盘。

外公便不教珠算,教我背“天对地,雨对风,大陆对长空,山花对海树,赤日对苍穹”,我妈听见,又说现在小孩子都不学那些。外公尴尬地笑笑,就不教我背了。

有意无意间,觉得外公怕我妈。大了之后再想,可能是因为亏欠。说亏欠,就不得不提我的外婆。家里老款式的相框里有张黑白照片,我妈说那是外婆。外婆去世得早,甚至没有等到我妈妈成年。外婆姓敬,她去世后,便是我妈持家,我妈虽然不是家里最大的孩子,但也有长姐如母的风范。

外婆的离世,是我妈心里永远的一道伤。她有很多的委屈想告诉外婆,有很多的泪水只想在她面前流。她很想念外婆,给她做饭、洗衣服、按摩后背,让她骂成说淡、挑肥拣瘦。我妈长久地与外公情绪对峙,就是因为外婆生病期间和去世后,他还是一心扑在工作上。

外公从不在我妈面前讲他工作的事情,但我听过,他描述工作的时候,神采和平时判若两人。

戈三同

戈三同

走近草,羊就自觉低下头,当低过自己的影子,所有的花草,仿佛就倒扣它头上。草地上,羊群逐步散开,散到目空一切的时候,羊就找到了各自的草。羊群漫过来,一面坡的草几乎被啃光了,它锋利的边刃,往往是一只大胆的头羊。

如果绵羊群里有几只山羊,气氛就更加活跃了。山羊往往满怀感激,去充当群落的前卫。在行进和觅食时,甚至在不明危险的危险中,洞若观火,舒展自如,不妄安的心和一些大胆举动,常令绵羊羡慕不已。而山羊中个头最大的,自然是羊王的头儿,因其长须飘逸,平添了几分锐气。比起山羊,绵羊要安稳得多,沉静得多,只需一小片草,它的蹄子好像就绊住了。如果有幸遇到一条河或一潭水,它会为河里的倒影,为自己的形象而震惊和晕眩。它似乎不相信那个影子就是自己。它用蹄子踏水,水花四溅,弄得满身是水,一泓平静的水就此被打破。

偶尔,它们也会为一撮嫩草相互争抢,但这不是俗常意义上的贪嘴,这是它们的娱乐项目之一。

烈日当头之时,似乎唤醒了羊大脑深处的某种意识,接下来的行为,颇与人类相似。几十只羊围一圈,头角相交,拢的阴凉足以抵挡酷热,只把晒热的屁股留给飞倦的鸟。

羊群逐水草而行,发出雨点落在草尖的声响。草,每天都长出新的。在追逐和纵情中,羊暂时忘却了养生活,即使胆超越了主人意图,其随意性,有时也与主人的心思不谋而合。羊是草的归宿,人为羊设定的生存逻辑,不如一道晃过的鞭影。所以,当羊跨过铁丝网在禁区吃草,也是一副心安理得、当仁不让的样子。试想,如果把羊放归山野,其早已退化的生存本领,难抵自然的无情。

羊对草还是格外敏感的,羊衔草而嚼的时候,那种按摩不住的快感,草也禁不住随风舞蹈起来。奇怪的是,羊把嘴巴递给后下口,总是先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膜拜的情绪,而后下口,劫掠的成

我妈常说外公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,有时也埋怨外公,他常带工作人员回家,边吃饭边谈工作,却不管家里米面短缺;他常年在村里帮贫助困,家里却没有烧火的柴禾,几个小孩冻得直流鼻涕,他经常进山背柴、连夜育苗。

我妈做过一个梦,梦里的外婆是年轻的样子,她站在四合院里,逐一问孩子们是否吃饱穿暖,然后转身,从后门的田埂上走过,进入竹林,消失在雾中。在梦里,外婆和她的孩子们告别。

我常常想,我妈应该把这个梦讲给外公,他也需要那一种告别。不过,也许他也做过关于外婆的梦,只是无从提及罢了。

外公从小寄居在自己的舅舅家,白天在田野中放牛,晚上在月光下自学。后来他进入扫盲班,学习刻苦,思想进步,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再后来,他做了干部,为百姓服务。细细看外公这一路历程,就特别能理解他。他不是为官,是为公,时刻牢记着党员这个身份。

前几年大舅从成都回来,想在山里建个农业园。夏日炎炎,外公跟着就上山干活去了。气得我妈直跳脚,说这是瞎折腾,跟我抱怨。我说:80岁的老党员和60多岁的老兵一起,建设家乡,敢想敢干,多好的励志组合。于是,我妈大半个月都没理我。

去年,外公获得了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,他如获至宝,戴着纪念章拍了张照片,就交给了舅舅,并让他一定收好。外公说自己有些糊涂了。我坐到他旁边说话,他都要定一下力,然后才开始说。从他80多岁的时候,我们每次见面告别,他都“你们好好过”。

去年8月,外公过完了他的91岁生日,在中秋节的前夜去世了。妈妈在朋友圈发了一段话纪念他,结尾是:大地相伴,青山同眠。

想起有一天外公很认真地说:年纪大了,活一天少一天,得去把自己的脚印收一收。我说:您当年走的那些小路已被树木、花草覆盖了,脚印里长了树,开了花,那里已是青山绿水、鸟语花香。他点点头。

那个瞬间,我热泪奔涌。其实不管我去没去那些他走过的地方,我都在他们流血流汗建设起来的地方成长。

羊

平淡化到无,继而在阳光下异常的陶醉。那咔嚓的咀嚼声,清脆、雅致,像音乐,并伴有草汁的芬芳。即使夜幕降临,这令人着迷的情景仍在上演。一群羊歇在草坡上,头顶深邃夜色。悠悠月光下,它们把超出胃囊消化的那部分草,还有采集的气候、物候,运到两排牙齿中间,反复咀嚼。其实,这又是一种月下劳动,羊用细小动作,窥见了一些曾经被忽略的细节,完成着白天的生息和吐纳,完成着需要在一定空间下完成的事情,整个夜晚就是另一片牧场,静谥的夜晚,因此不眠。月光的覆盖,所有的喧嚣平息下来。牙齿撞击的声音格外响亮,仿佛镰刀滚过草根。正是,羊用上午和下午两个动作,干完一生的事情。这时,你可以想象,羊的胃腔容纳了阳光、河水、山影、星光。羊是自然过滤后的生灵,是大地完成的另一种结晶。

羊性情温和,在苍茫中感知和享受着温和,对草以外的事物敬而远之,包括对主人。只有遇到雷雨或暴风雨,受惊的羊才会变得异常顺从,拥挤着悄悄靠拢主人,用温热的鼻息传达着惊恐、迷惑和担忧。它熟悉主人,熟悉草地上的每一草一木甚至蚂蚁窝,它们是原野的漫游者,但对雷声

和呼啸的风,永坚持规避态度。尽管雷声有时只不过是一个谎言、一种假象罢了。这时孱弱、忧郁和孤独的气息就在周围弥漫开来,主人悄悄离去,不敢回头,那些探头探脑的羊跟着他,迟迟不肯回去。那些孩子一样的眼神,那些寻求依靠的祈望,大大激发了主人的母性,主人将用一生的勤劳,表达对羊的歉疚和感激。

一只羊、两只羊、更多的羊,仿佛雨水催生的蘑菇盘,在太阳的抚摸下,安静、柔和、温暖。它们一经出现,凝滞的事物就有了流水似的动感。在无声的游历中,羊们彼此亲近又保持距离,首尾相顾又兼有礼让,在无边的草地上,玛瑙般摊开来,祥云般弥散而去。

羊是大地的孩子,羊群在大地上蠕动,只是为了看清羊,是如何区别于其他事物,并在云一样飘忽的轮回里,与我们不断重逢。



七月的风景线 (组诗)

李惠艳

七月音符

当所有的记忆变得不再遥远,当所有的掌声都迎面而来,是谁,沿着岁月此起彼伏的波涛,出现在七月款款流淌,深情眺望的琴弦。

充满遐想的脸颊,被温馨的微风轻轻摇曳,飘逸的身影犹如河对岸婀娜多姿嫩绿的杨柳,总让一种诱惑在月光下,在水面上漾起层层涟漪,让至真至纯的笑容,在整个空间荡漾。

其实,那一场雨,原本就很诗情画意,就很晶莹剔透,如草原上奔腾的骏马,总把一种思念的心情,装扮成天空纯情的蔚蓝。

美丽怀想

无法用心灵的颤动,接近每一个失眠的夜晚,红色的玫瑰,就已在潮湿的掌心盛开,温暖着民族儿女的心田。

我要感谢阳光,是你,给了我漫漫长路,如此美丽的怀想,我要感谢七月,是你,给了我生命旅程,分分秒秒的蓬勃生机。

那支远行的歌谣

如今还在尽情地歌唱,让我用最热诚的祝福,无论何时何地,您永远是儿女心中,最慈祥,最伟大的,最圣洁的母亲。

绚丽风景

花开之时,你会不会来草原,来看草原绚丽的风景,看风景中,为青春守候一生的人。

很久以前的故事,总在岁月的边缘越走越远,沿途没有歌声的陪伴,如同抓不住你纤细的手,鹰般的翅膀,带不走涅槃之火,缓缓地,从黄昏的彩云渗出,我看见一只只深情的红狐,从寂寞午夜线,穿越黑色的森林。

那一抹苦涩的诺言,还在风中飘逸,是谁用女儿蓝的纱巾,让住盛夏的忧伤,让闪烁的履痕,在时间的拐角,显得格外的沉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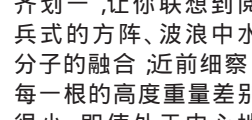
走过春夏秋冬,始终不变的是内心的虔诚,如同,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怀,在回首的瞬间,有一种潜意识的飞翔,来自岸边随风的摇曳,有一种冥冥中的牵引,源于你,曾经乡音中的青翠欲滴。

走向远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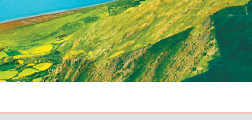
爱得太太久,总有一片彩霞,弥漫着心的足迹,总有万山的花儿,舒展着淡淡的香气,总有一种生命的激昂,流淌在火红的七月。

伫立在季节的深处,用一种心情与你对峙,被晚风撩起的思绪,如同驿站上那团的火焰,总把相聚的情景,描绘得如痴如醉。

那个远去的日子,在片片拔节的枝叶间,日渐熟稔时,季节的阵阵雁鸣,在不经意的回首间,成为一种思念,如同被诗人赞美的言辞,灿烂在走向远方的大道上。



李国维



李昊天